

【浮世绘】

别人的故事

□雪樱

年三十下午,楼上的小白去超市买东西,回来时手里拎着大包小袋,怀里多了只短毛猫咪。有人问道:“这是哪儿来的?”他低声说,“路上捡的,怪可怜的,改天带它去医院检查一下,没病我就和点点一起养着。”说话间,他伸出细长手指抚摸它的脑袋,它使劲儿往他怀里靠。小白搬来住一年多了,二十岁冒头,老家在天津,今年过年响应号召就地过年。他说的“点点”,是他自己养的折耳猫。

平日里,见小白最多的时候就是中午饭点时分。他“蹬蹬蹬”跑下楼去接外卖,一只手托着奶茶,奶茶从不重样。他的打扮也从不重样,今天牛仔,明天风衣,连发型也是三天两头换,A字刘海烫,高冷奶奶灰,叫人捉摸不透,搞不懂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。年后一上班,他真的带着流浪猫去了宠物医院,医生检查后说一切正常。他给它起名“丑丑”,寓意辛丑年得来的。虽然我对小白不太了解,但每次见他抱着猫咪出门,脸上都洋溢着浅浅的笑容,顿觉一股暖意盈上心头。有时候,晚上10点多,他背着双肩包回来,点头打个招呼,“去买猫粮了,真冷啊!”他冻得缩缩手,快速跑上楼。时间久了,大家都记住了这个爱猫的大男孩,时尚、低调、安静。

正月初六晚上,阿玉突然从微信冒出来,找我诉说烦恼。我打趣说,“这是在家呆烦了,还是被赶出家门了?”“都不是,是特别迷茫,没了方向!”他回道。隔着屏幕,我都能感受到他垂头耷拉脑袋的模样。阿玉读大三,是志愿团队的活跃分子,用品学兼优、全面发展形容他一点不夸张,打辩论、做社团不说,寒暑假他也从不闲着。那年暑假报名去北京参加公益行走活动,他是拼命做兼职才攒够路费。原来,他面临选择困境,“考研、考公、考编、就业,我该选择哪

个?”“我爸说男孩子不要安于现状,不要局限在编制体系内,要先闯一闯,这句话让我更纠结了!”他的父亲是老师,母亲务农,读大学的姐姐是学霸,准备去清华辅修。我知道,阿玉是个有抱负的人,只不过过年这段时间变得浮躁,像迷途的小羊,找不到方向。“闯的路径有很多,载体不同,你就是将来当老师,也要不断攀登。学历不是最重要的,但没有学历做垫脚石,就无法走远。”我缓缓说道,最后意味深长地说,“你的名字里有三个‘玉’,这是老天恩典,玉的本质是纯粹和温润。”

阿玉听后若有所思,“好像我的任督二脉被你打通了一样,一下子回到了上高三的那种感觉。外面的世界任其喧闹,我要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想要什么。”我没有回复“祝你成功”“牛年好运”等世俗大话,只是说,“你是块有灵性的玉,早晚會自己开悟。”解铃还须系铃人,没有人能替他做出选择,也从来没有正确选择。所谓选择,都是我们对命运的押注,输赢不在别处,就在内心深处——还没考研,就担心考不上;还没求职,就说怕自己没戏。这不是退缩,而是比退缩更令人担心的“不信”,没了“信”就等于丢了成功的钥匙,不战而败。我想,阿玉的迷茫也是我自己的迷茫,我们都是又一次又一次迷途知返的羔羊啊。

正月初十,母亲的眩晕症又犯了,下楼倒垃圾跌跌撞撞,抓着铸铁扶手,一不小心手掌划了个大口子,疼得钻心却瞒着不说。这个年对她来说,就是包饺子、收拾屋,想我爸,伴随着时重时轻的牙疼。家里地方实在太小了,左腾右挪都需要力气,累得她腰酸腿疼,腿上贴满了膏药,夜里能做一整宿的梦。以前爸爸在世时,忙不过来都是买现成的水饺,今年她和面调馅自己包,边包边说,“一个肉丸的,吃了一包都不冷!”又念叨说,“你爸爸饺子皮擀得又

圆又好,他就跟你奶奶学会了这一招。”说着说着,她不住地抹眼睛,有泪溢出。

凡是热闹的事情,都与我妈无关。电影《你好,李焕英》上映后,我给她灌输剧情,她似乎毫不关心,她关心的是家里的卫生、换季的衣服、楼下的废品,以及找不到的书。我的书不是丢了这本就是少了那本,令她经常犯愁。其实,她的犯愁,也是她的高兴,因为书是我的支柱,她懂得。

“打有记忆起,妈妈的样子就是个中年妇女,所以总会忘记,她也曾是花季少女。”这句话戳中很多人的内心。我觉得应该感谢贾玲,感谢她用喜剧的壳呈现生命源头,通过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的重遇来认识自己——首先是她自己的忏悔,才有了观众们的醒悟,在接纳中确认自我。去年爸爸刚去世那会儿,我猛然间意识到,我妈从38岁就开始照顾他,二十多年了,换做是我,我能做到吗?我哭得像个泪人,泪水里发酵着对母亲的愧疚。母亲——本身就是一种精神,就是百分之百的牺牲与倾注,就是泼出命般的守望与爱。我们口口声声说“要让父母高兴”,殊不知我们往往背道而驰,留下的遗憾都是父母的成全。走出电影院,李焕英会很快被抛在脑后,也许,她的故事只是让我们此时此刻有足够的勇气说一句,“妈,你真的了不起!”

经常听老人说,“年好过,春难熬。”过年就是听听别人的故事,看看别人的活法,然后对照自己,感叹一下人生,发发各种牢骚,心怀感恩再次启程。有些人重新认识自己,也有人陷入自怨自艾,无论怎样都要向前看,往前奔。毕竟春天已经不可阻挡地来了,呼隆作响的大风就像起伏不定的浪花,给人们以向上托举的力量。我顿觉脱胎换骨,浑身有劲,似乎心也跟着飞了起来。

“正月十五雪打灯。”这句谚语描绘的是一个已近乎消失的春节传统,五彩的灯笼似乎只在岁月的深处摇曳、闪烁。不知为何,大都市的流光溢彩有时更让我想念从前,感觉今年的正月十五应该继续下一场大雪,应该有很多孩子手提一盏红烛灯笼在街上奔跑,应该存在一些黑暗的街角等待他们去照亮,应该还有天空绽放的礼花。甚至,还有些许彼此惊吓和开心的游戏,与大人一起忙年的快意。

小时候对于过年的记忆,除了穿新衣服、放鞭炮,最有意思也最磨人的一件事,就是一家人坐炕头上糊灯笼了。我和妹妹、弟弟带着一种既不甘心情愿却又好奇添乱的玩性,叽叽喳喳,手忙脚乱地给父母递送各类备用材料:玻璃、糨糊、纸张。一家人手里不闲,话语连篇,指指点点,好像除了老爸,个个都是行家里手、灯笼专家。当一盏灯笼拼接、塑造完成,姊妹三个便是一阵欢呼。触摸着凉凉的玻璃,高高地提在手里,旋转着仔细观看,感觉老爸才是天下最有能耐的巧匠,三下五除二就创造了玲珑剔透、五彩斑斓的奇迹。那一刻,我能想见,很多街坊邻居的孩子提着父亲和我们制作的灯笼走进大街小巷,大呼小叫地嬉闹着、玩耍着,一团朦胧而温暖的光照亮了倏然飘过的雪花,照亮了他们被寒风冻红的小脸蛋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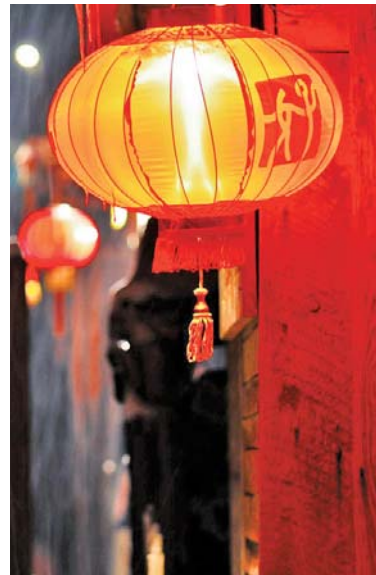
东北的冬天,地冻得梆梆硬,风如针扎脸。我们早早就期盼着放假。除了在冰上玩爬犁,大多数时间是猫在屋里的炕头上。天再冷,大人们也要坚持上班,每天傍晚,老爸总是胡茬子挂着白霜回家。临近腊月,开始忙年,我们家忙年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制作玻璃灯笼准备五颜六色的材料。

老爸每天都会拎一黑皮兜子排列整齐的玻璃片回来,进门后,便一打打(十片为一打)地竖着摆在进家门小棚子的墙根下,两米宽的墙根大概要摆两排、六七层之多。玻璃有长方形和梯形两种,长方形的每片约高10厘米、宽6厘米;梯形的则长6厘米、宽4厘米。在老爸的讲述中,我知道,一个灯笼要用十二块玻璃。待玻璃码放齐整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工了。此时,老妈会抽空去供销社买回各种颜色的电光纸,深蓝、浅绿、水粉、大红、粉红等,闪着美艳的光泽。晚饭后,奶奶会把黑色长方的小桌子搬到炕上。我们姊妹仨兴奋地在炕头手舞足蹈,期待着赶快动手,好像我们才是干活的主角。老爸把糨糊倒到大碗里,还是像往年一样,仔细讲解一遍注意事项。记得特别的一点,就是玻璃片与玻璃片连接处要空出一小点缝隙。老妈边听边把各种颜色的电光纸剪成一厘米左右宽的条。准备就绪,奶奶和妹妹负责在同一色的纸条上刷糨糊,妈妈和我负责把两个长方形玻璃片按长边对齐,再留一点点小缝隙粘到纸条上,这样才能把四片玻璃用三条同色的纸条粘好,然后平铺到炕上烙干。弟弟在炕上嘻嘻哈哈地跳来跳去,偶尔也会帮忙,小心翼翼地把干好的四片连体玻璃递给老妈,她再把玻璃最外边的两片粘合,一个竖着的长方体玻璃筒就呈现出来。梯形的四片同样做成一个玻璃筒,然后把两个梯形玻璃筒边对齐,分别粘在长方体玻璃筒的上下两段。一个上下口小、中间肚大的灯笼主体就神奇地完成了。上口小是为了兜风,以免蜡烛被吹灭。有时玻璃片之间距离留小了,玻璃筒会

【有所思】

糊灯笼

□刘东妮



撑坏糊边的彩纸;有时缝留大了,玻璃筒会七扭八歪地变形。这都属于残次品,统一放到一起,等老爸修理。修理不好的,我们就自己拿去玩儿。做灯笼的最后一道工序是上底(底是活的,可以随意抽出来)。老爸将提前割好的小木板固定好,木板正中心插一枚尖朝上的钉子(插蜡烛用),对角线用两根硬铁丝相连,在灯笼的上口扭一个弯,再缠上当把手的小木棍,这完美的灯笼就齐活了。

年前忙活一个多月,能糊二百来个小灯笼。小年前两天的晚上,老爸老妈开始带着我们走街串巷地兜售。市里有固定的几条街可以摆摊卖鞭炮、灶糖、对联等年货。穿着暖和的棉猴,我们姊妹仨每人提一个插着蜡烛的小灯笼,自豪地穿梭在人流中,特别显眼。来来往往的人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看我们,看灯笼,带着孩子的大人基本都会花一块钱买一个,几条街逛下来就卖出十来个。东盛路灯笼卖得最快。一次,连我们仨手里提着做展示的灯笼都卖光了,晚上9点多回到家,眉毛是圣诞老人式的,手冻得僵硬不能屈伸。爸妈顾不得脱下外衣,迫

不及待地把兜里的钱往外掏,一大把的一大块,那掏钱的手突然变得灵活起来,也不僵硬了。我和妹妹困意全无,在一旁兴奋地看着。我们发财了!今年可以多买新衣服了(实际依旧是每人一套)!那些个夜晚,几乎都是在奶奶的催促下,爸妈才结束反复数钱的流程。

灯笼一般要一直卖到年三十,价格则从前几天的一块钱一点点下降。开始是少

了一块钱绝对不卖的,到腊月二十六七已是一块五两个,随后便是五毛钱一个,最后一天两毛钱也卖了。如果还有余货,那就留着正月十五再卖两三天。不知道为啥,大人们年前忙得欢,年后好像就懒了下来,所以囤积的灯笼基本是年前争取卖净。年后无事可做,日子又变得漫长、安静了。有件事更令我感到自豪。在我们家卖灯笼的第三个年头,街上也出现了和我们一样的父女,卖着一样的灯笼。老爸当时乐颠颠且骄傲地跟我们说:“看,有人跟我学艺了。”

多年以后,和老爸还经常谈论糊灯笼的事。我一直不解,哪来的那么多玻璃片?老爸说,那是他在单位的私活。从年初就开始做准备,随时捡来废弃的玻璃,堆积到他的小屋里,抽空就按尺寸加工,日积月累到年底,再往家里一兜兜地拿。我哈哈笑着跟他开玩笑,说你可真行,拿单位东西,上班还干私活,多亏我没招你这样的员工。老爸只是眯着小眼睛得意地笑。几天前,我想记录下当年糊灯笼的细节,就视频“采访”远在海南的他。有些地方因为听不明白,他跟我着急起来,第二天却发来视频,居然用家里的纸盒做了一个,并详细给我作了演示,讲解。

我突然感到一下子回到了孩童时代。老爸还是那样年轻,领着我们走向年节的夜晚,灯笼暗红的光晕映照在脚下的白雪上,雪地吱吱作声,光影左右摇曳。雪花纷扬,冷风簌簌,我们的笑语在街边飘荡,远处的鞭炮传来声声钝响……